

家乡的那条小溪

徐道法

十六岁参军,成为远离故乡的游子。多少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脑海中经常浮现出的是家乡那条小溪。

“知道千岛湖吗?”只要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就会带有一点自豪地发出这样的反问。淳安千岛湖是我的故乡。我在千岛湖上游源头之一的梓桐源长大。

在梓桐源头,出自石门和伊山的两股山泉在姚家相汇成溪,下行数里,就来到我的出生之地——结蒙村,这时溪滩已渐渐显出气势,宽近二十米,由西向东从村中径直穿过。

记得溪上有两座桥,村头那座是木桥,村脚的是石桥。溪两岸是石砌的高塘,以抵御山间的洪水。溪岸每隔百步就设一处石埠,供人们挑水、浆洗。每天天未亮,就有人下溪滩挑水,很快,前来淘米、洗菜的人就络绎不绝起来,一边洗菜淘米、一边互问家常,是一幅热闹和谐的乡村晨画。

总记得溪里的水,无论春夏秋冬,即使再干旱无雨的季节都长流不断、清澈如镜。小时候很好奇为什么溪水总不断流,还向长辈请教,老辈人说源头的高山和山林就像个天然的储水罐,能保存天上下的雨,不会很快干涸,并形成冬暖夏凉的泉水洞。这样

的解释还真是很科学的,可见老辈人对大自然的认知很深刻。

很有意思的是,有泉水洞的地方往往会形成一个深潭。村头与大富村交界处以及村脚石桥南头的那两个深潭,即使在枯水期水深也有一人多。自然地,这些深潭就成了我们夏天游泳、消暑的固定地点。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光着屁股,在清凉的溪水中嬉戏玩耍,甚至从两三人高的桥面上径直跳入潭水中。那场景,到现在还是那么的清晰。

记忆清晰的还有那些在清澈溪水中生活的小鱼小蟹和小虾:白头花、恰士壳、石斑鱼、翁下刺(昂公)、年翁鱼(鲢鱼)等,对于它们,我仍只能用家乡土话来叫,学名却一直没弄清过。

捉鱼捞虾扒蟹,是相伴童年最多、也最有乐趣的事了。捉鱼的方式,常用的当然是几个小伙伴互相配合,有的在水里追赶,有的在岸上观察,一旦发现被迫赶鱼的躲藏地点,马上告之,水中伙伴有用鱼叉刺,也有用手捉的,多数时候,都有收获。鱼的习性不尽相同,有的深居石洞中,平时很少能看到,如年翁鱼、翁下刺等;有的一驱赶就藏入洞中,让你很难捉到,如石斑鱼;也有的比较呆,如恰士壳,有点滑稽,你一驱赶,它就躲藏,不是钻进石头下面,就是躲在石缝之间,也许它自

己觉得安全了,实际上仍然被人看得很清楚,所以,以这种方式抓鱼,收获最多的当然是恰士壳。

石斑鱼虽然难捕捉,但它的味道最鲜美。说起来,有点叫人不可理解,同是石斑鱼,其它地方的怎么也烧不出那个味道。后来知道,这是因为梓桐源的水中,含有一种独特的矿物质。由此,梓桐源的石斑鱼也就成了制做佳肴的抢手货。

溪水中还有两种长不大的小鱼类,也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们叫它敢秋秋和扁担丁丁。一般三四公分长,大的也不过五六公分左右,大多时都躲在石头底下。所以,抓它得用一种我们称之“叫头”的竹制专用工具,在平膝深的水中,用手慢慢驱赶,将它赶进“叫头”。用火烘干后,与新鲜辣椒和家乡特制的辣椒酱一起炒,那个鲜美味道,就是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流口水。

当然,平时静静的小溪也有变脸的时候。到了雨季,山洪暴发,雨水带着山上的泥浆,汇集注入小溪,有时都溢过路面,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汹涌奔腾而下,水中时有从上游漂流而下的杂物,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溪岸上奔跑着观看滔滔洪水汹涌向前的风景。村头的木桥,几乎每次发洪水,都会被冲垮,好在每块桥板和桥脚都用

铁链连着,不会被洪水冲走,等洪水一过,很快也就搭建恢复了。只是一时没了木桥,阳向(村庄以小溪为界,北侧称阳向,南侧称阴向)的孩子们上小学,就要从石桥绕道,多走些冤枉路。

与在小溪游泳和抓鱼有关的,也曾有过让人后怕的记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险情。七八岁的时候,那天在深水潭中看到一条不小的石斑鱼钻进了石洞,就一个猛子潜下去,很快右手就在洞里把鱼抓住了。就在高兴之际,险情发生了:石洞把右手卡住了!由于洞口本来刚够一只手进去,现在抓着鱼,并且为了抓住鱼还变化了方向,结果是怎么动手都出不来!到手的鱼还是舍不得放手的,但在深水中手不出洞就换不了气!很快,实在憋不住了,只好松开了手里的鱼,咬牙把手从洞中拉出,结果手腕左侧一大块皮被尖石撕下、血流不止。此事把我吓得不轻,至今每每看到手腕上那块疤痕就想,如果当时不果断放手,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前年金秋,我带着在南京出生的孙子萌萌回到故乡,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到小溪中去甩石头,在清澈的水中玩耍。这时我就仿佛在孙子身上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的我,一到小溪中,也是这样的高兴,也是这样的流连忘返。忘不了,家乡的那条小溪!

组画

方汇泽

(1)
深夏,小园,石阶,虫鸣。
一把蒲扇,
摇过了一年年的岁月春秋。
岁月老了,
扇子破了,
院子败了,
虫鸣却依旧。
也许是蛭蛭,
或是蚰蚰。
事实上,
我从未区分过这两种可爱的小动物。
月光透过大树,
映在地上有斑驳的影。
影子却重叠在一起。
青石板凉得入骨,
天阶凉如水。
青苔也长了。
有湿气,
才长。
梅雨刚过,
疯长成一片绿。

(2)
记忆中有一片池塘。
池塘里有动人的莲花,
依稀模糊的是白色还是粉色?
我无从知晓。
只纯洁得动人。
青蛙在唱,在诵,
伴着虫鸣。
亭子已有剥落。
掉了一地的漆。
可却从未有人看过莲花。
除了我。
他们只摘过莲子。
和坐地讨论莲子的价钱。

(3)
一片青山,
一片绿。
绿油油的有樟树,
青柏,
松树和数不清的竹子。
一片细雨过后,
竹子焕发了容颜,
更加翠绿可爱。
细雨过后的山上缭绕着白雾,
白蒙蒙地可以遮住青山,
遮住绿色。
总是爱着满山的苍翠,
或许蒙蒙的白,
茫茫的雾,
使青山更加动人。
有微风拂过发丝。
清风清扬。
白与绿的世界。
总是动人。

(4)
一条小溪。
弯弯曲曲,
袅袅娜娜。
曲折连环,
如出洞之耶溪,
若翠绿之碧带;
自山之始顶,
缓缓温柔而下。
历经洞穴,
冰彻入骨,
凉沁肌肤。
有凹凸光滑的卵石,
有自在之小鱼;
乎焉左右,
濠游之乐也。
一片枯落的树叶散入水中,
随溪水而动舞。
哗哗的水溪,
跳跃的浪头,
更卷起许多的回环曲折。
还是弯弯曲曲,
袅袅娜娜。
虽历经千载,
可还是载不动……
有尽深幽,
无限温柔。

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
交流交融的空间,我们期待并承接
所有美丽而真挚的文字……



程贤高 摄

秋第 一枝掩古渡

一个人,一棵树,成为各自的底色

林琳

外公总会坐在那棵山核桃树下和我讲述他的往事,在倾听中,我慢慢了解到外公曾是村里的一把好手:打山核桃、捕鱼、插秧样样在行。每每提起往事,外公的双眼熠熠生辉。但近两年,外公总是说完后眼神又立刻黯淡了下来,将吸进的烟重重地吐出,不再说话。外婆走了,外公前年爬树打山核桃摔下来后,家里人不再允许他干重活了,尤其是打山核桃这种事,里里外外舅舅舅妈都帮着打理好,只希望外公可以安享晚年。那颗山核桃树依旧伫立在那里,外公从此几乎把一天都耗在那棵树下。他大部分时间只是坐在树下,什么话儿也不说,一支烟接着一支,吸进又缓缓吐出,虚着眼睛看着村里那越来越稀少的炊烟。有时也会靠在树上,阳光洒下来,不觉就睡着了。

外公常用他那双黝黑粗糙的手抚

摸着山核桃树粗壮的树根,抬头看着日渐成熟的山核桃,有时一看便是一下午。谁都不知道那棵树与外公之间的故事,但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外公与那棵树联系在一起,仿佛那棵树就是外公的底色。

建设的需要,外公家旁边的一片树林连着那棵山核桃树都要被移走。外公不同意,他像个小孩一样几乎没日没夜地守在树下,谁也不让靠近。家里人频频劝说,可都无济于事,没人能理解。

但移树的人还来了,带着大锯刀和各种机械。却不见外公的影子,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以为这固执的老人终被说服了。可是,走近一看,急了。外公换上了背心短裤,他很吃力地慢慢爬上树,他的腿有些小抖,松弛的肉绷紧了,似乎有了份力量,动作渐渐变得娴熟……

“爸,下来!爸!”母亲和舅舅着急

地喊道。我立刻脱下鞋子尾随着外公上了树。舅舅和父亲一行人手挽着手在树下随时接应外公。可是外公却笑得像个孩子,喊道:“没事的,不用管我!”他终于大口喘着粗气坐在粗壮结实的树杈上:“有两年没有爬树了!”他抹了把汗,突然间精神焕发。我坐在他的身旁,仿佛瞧见了他年轻时的模样。

太阳从核桃叶的空隙中射来。半熟不熟的山核桃挂在枝头。夏日暖风吹过,这个世界仿佛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棵树。

“这棵树和我也有六十多年的感情了”,外公蓦地说起“小时候便有了,那时树还不高,我隔几天就站到树下,做标记,看自己长多高。”外公又笑了,是在笑童年的幼稚还是在怀念童年的纯真?“后来啊,上学后,这棵树便成了我发泄倾诉的好地方。又或是一股儿脑将烦恼全说出来有时候还会踢它几下……”外公的语气透出歉疚,变得低

着一泓清泉。

打开一页流畅的琴谱,红叶在明净的蓝天下飘飞,秋蝉在缠绵的溪水边轻轻吟唱,秋天的罗曼蒂克柔和而又完美……

暖融融的阳光托起了流金的岁月,一位纯洁美丽的少女漫步在金色的原野上,霞光万道飘起她长长

的黑发,清冽的秋水倒映出她青春的健美。

秋天,像一位禅宗大师,选择一年中的最佳时节为我们点拨授意。

我们盘腿摆成打坐的姿势,静静聆听秋风送来的阵阵禅语,感受秋月的爱抚,我们的灵魂被秋光一次又一次过滤提炼接近透明。秋夜

如水,浸润着我们的肌肤,让所有的羁绊和郁闷荡然全无,换来一种脱胎换骨的清爽。紧握秋阳的手,我们有一种天灵豁然开朗的阵阵激动,每一神经都收到秋日的叮咛和热情。

秋天,美好的东西太多,美好的东西又太少。